共产党领导
与组织抗日活动

1、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大举侵犯我国，使我国山河破碎、国土沦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大敌当前，中国共产党为尽快打败日本法西斯，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积极倡导和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动员和组织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爱国的国民党官兵和政府官员，形成广泛的爱国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祖国，共同抗日。

当时，内乡地下党组织积极贯彻执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党中央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国民党统治区尽可能发动群众，要求国民党承认抗日党派和抗日团体的合法地位的方针。不论学校的地下党组织，还是隐蔽在其它战线的地下党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向各界各族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任务，开展爱国抗日救亡活动，使全县广大人民爱国主义觉悟大大提高，纷纷报以实际行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就连国民党县区党政要人也积极支持我地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党的抗日宣传活动。爱国的地方民团官兵，也参加了一九三九年夏的新唐战役，配合国民党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

沦陷期间，广大民众和民团官兵，利用一切条件，狠狠打击了日本鬼子。（王伯顺）

2、各学校纷纷开展救亡宣传活动

抗战时期，沦陷区学校多迁入内乡，许多学校建立了党的地下支部。他们在地学委领导下，成立各种进步的学社团体，出版各种宣传刊物。如开封高中的“社会科学读书社”，开封女师的“洪流学社”与画社，信阳师范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宛西乡师的“时事研究会”等等。他们还翻印毛泽东所著的《论持久战》、《反对自由主义》与艾思奇所著的《大众哲学》，还分别出版了《青光》、《默默》、《群啸》、《理论与评论》、《解放之路》等大量刊物，举行各类讲演会、讨论会、座谈会、议论会、朗诵会。通过上述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揭露反动派破坏国共合作、卖国投敌的罪行，激发学生爱国热情。此外，他们还组织青少年学生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儿童救亡团”，以及各种宣传队、话剧团、歌咏队等，深入农村，走向街头，慰问过路之抗日部队，组织募捐活动，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坚定官兵的必胜信心。

一九三九年十月，以赤眉小学为主，联合省补习学校，组织了“赤眉话剧团”，首先在赤眉地区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日出》、《白毛女》、《父与女》和《新婚之夜》等抗日爱国剧目，还有歌咏、快板、相声等。以后剧团由地下党员齐荣河、毕欣生、黄廷珣等带领，打着地方当权派刘

顾三的招牌，到夏馆、马山口一带演出，轰动了内乡山区。剧团所到之处，当地的团长、营长、区长、镇长等接来送往，招待食宿，组织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观看演出，对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有力的发动群众、鼓舞士气的作用。在夏馆演出时，开封高中、开封女师、开封初中等党支部和广大师生大力支持，停课观看，每场观众多达五六千人。演出后群情激昂，台上台下口号声震动山野。

一九四〇年五月，开封女师以纪念“五四”运动为名，举行以“抗日爱国”为主题的全校讲演会。会上，师生情绪很高，摩拳擦掌。“中国人决不做亡国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保卫中华，抗战到底！”、“打倒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等抗日战歌声接连不断。平时不问国



事的学生，满眼热泪，甚至一些被认为思想比较反动的学生也被激起了爱国家、爱民族的感情，改变观点，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叶松峰）

3、活跃在赤眉地区的“抗日救亡团”

赤眉福阳小学在地下党员毕欣生、黄廷珣与杨鹏程等同志的领导下，于一九三八年春天，以“民先”队员为骨干，组织了“抗日救亡团”。它的任务是组织校内外青年学生阅读进步报刊，利用各种方法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以唤起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觉悟，使他们积极自觉地投入抗日洪流中。

抗日救亡团下设一室四组。“一室”是图书室，由学生黄桂均负责。图书室内除不少书籍外，还订阅了“新华日报”、“群众”、“中国青年”、“解放”等杂志。其中又分对内与对外两个部分。对内部分多系我党有关文件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的有关著作。这类书籍放在室内，借阅对象只限于“民先”队员；对外部分多系一般的宣传抗日的书籍，这类书籍陈列在外室，借阅对象不限。校内学生与校外社会青年均可借阅。图书室成为我党教育青年与联系青年的纽带。“四组”包括有：1壁报组，在党员教师黄廷珣、杨鹏程领导下，由学生贾子白、马彩范负责；2漫画、标语组，在党员教师胡清本指导下，由学生陈杰三等负责；3宣传募捐组，在老教师李明良的指导下，由学生陈文忠、岳相离负责；4话剧组，由党员教师李书乐、孙凤诺二同志负责。四个组分工合作，积极开展活动。

“抗日救亡团”除指导老师外，由一百零九位同学组成，学生陈元忠与岳相离分任团长与副团长，活动于赤眉、夏馆、板厂、夫子岭、余关、报事滩、谢寨、马山、赵店等方圆一百余里的要道集镇。

他们的活动方式是非常讲策略的。他们由德高望重的民主爱国人士李明良老师带领，持着区政府的通知，由保长召集会议。在会场上，有时老师讲，有时学生讲；有时只作口头讲演与张贴壁报与漫画标语，有时还搞文艺演出。

他们准备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山河泪》、《谁救活了赵三爷的命》、《失地上的孩子们》等；他们常唱的抗战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红缨枪”、“一齐来救亡”等。有一次他们到谢寨宣传。话剧组的成员，身穿破衣，肩挑行李，化妆成流亡者。进村后，选了一个位置适中的平场，就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群众蜂拥而至，观众达千余人。由于此剧手法奇特，演员表情生动，许多群众把故事当成真事，以致感动得流泪。演毕，当场号召捐献，群众纷纷掏钱，共募捐到旧币几十串。

他们宣传材料的来源，有的是照抄、摘录或改编当时进步报章杂志中的作品，有些是群众自写、自编的。如《谁救了赵三爷的命》一剧，就是根据学生岳相离所写的作文，改编成剧本排演的。

他们活动的时间，一是利用课余，以“民先”队员为骨干，搜集材料，编写、绘画、排练，经常活动到深更半夜。由于大家觉悟高，决心大，没有喊苦叫累的；二是利用星期日学生回家之便，带着壁报、漫画与标语沿途张贴；三是把学习功课的时间提前或推后，腾出完整的时间，停课下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搞宣传周。

通过上述活动，提高了广大青年的阶级觉悟，激励了群众的爱国热情。有的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给党增添了新鲜血液；有的青年奔赴延安，壮大了革命的力量。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两年内，福阳小学就有杨心志、齐隆华等五位同学由学校党组织保送，到延安抗大学习。在他们临行前，“民先”组织举行了欢送会，不少同学还送了路费与笔记本等纪念品。附近农村的男女老幼在“抗日救亡团”的影响下，思想觉悟和爱国热忱都有很大提高，不少人把辛勤劳动挣来的钱加以捐献，就连富豪大家也被感召，自觉拿出现金与首饰。自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抗日救亡团共收到抗日募捐款近千元，除用于宣传开支外，寄往延安数百元。新华日报为此在报纸上表彰了他们的爱国行动，此外还慰劳了抗日部队官兵。一九三八年夏天他们获悉从前线换防下来的一个师驻在内乡城北五里堡和郦城一带，他们就拿募捐到的钱买了几头大猪和其它礼品到驻地进行慰劳。除召开慰问大会外，队员们还自带信纸信封与邮票分散到基层和战士谈心，帮助不识字的战士写家信，从而密切了军民关系，鼓舞了官兵的士气。（岳相离）

4、全县的抗日捐献活动

内乡地下党通过领导组织救亡宣传活动，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九三八年夏，全县各界民众纷纷响应抗日募捐活动。当时地下党组织利用一些地下党员和地方当权派的社会关系，宣传抗日道理，启发他们的

爱国意识，使他们带头参加捐献活动。自开封迁往内乡的省政府秘书长齐星一的家属、内乡当权派代表人物刘顾三的家属、赤眉区长黄金茹的家属与本人，都有捐献。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对于捐献运动起到推动作用。

赤眉区月余时间收到捐款四百余元。鱼贯口、夫子岭、东北川、邵家岭等地群众，听了抗日救国道理以后，当场摘下头上戴的首饰，退掉手上戴的银镯。有些贫苦农民把纺花卖线得到的几个钱，把卖柴卖鸡蛋得到的几个钱也慷慨地捐出来。赤眉小学的党组织把一部分民众的捐款寄往延安、寄往前线。当时重庆出版的我党报纸《新华日报》还在报上列名表彰。象赤眉区一样，城关镇、马山口、师岗、西峡等大小集镇都掀起爱国捐献热潮。有些肩挑叫卖的货郎、卖菜的、理发的都被动员起来。灌涨街南张俊德的母亲，激于爱国热情，献出银镯一付、银扣子六套，还卸下俊德颈上戴着的银项圈。象此类事，全县数不胜数。（综合来稿）



5、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打击鬼子

沦陷期间，在县的地下共产党员面对日寇的入侵，积极宣传民众抗日救国；同时，组织民众寻机消灭日寇。赵店籍的地下共产党员胡汝涛同志在当时迁在荆子关的河南大学工作，受党组织的指派和黄绍斌一起留在宛西，坚持敌后斗争，准备迎接我大军进入伏牛山区开辟工作。胡回到内乡和别光典在赵店西的大峪别洼会面，讲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我党敌后解放区扩大的阵势，计议迎接我军进入豫西伏牛山区的准备工作。日本已到强弩之末，要狠狠打击。最后议决，把别光典的部队拉到方山一带，隐蔽活动打游击，扰乱敌人，偷袭敌人汽车、辎重、粮草、物资等。胡汝涛在黄营一带进行指导。一次日寇盐车经过黑龙庙附近，他指导别光典抗日游击队进行了袭击，打坏汽车，夺走盐一车。打击了敌人的猖狂气焰，壮大了民众抗日胜利的信心。

（赵店乡志办等来稿）

日寇入侵内乡之背景

一九四五年日寇失败的征象已经显露，为了垂死挣扎，欲确保自我国东北通往东南亚占领区交通路线的安全，继续进行其所谓大东亚战争，对我国进行了大举侵犯。其目的除了占领盟国重要机场外，还要占领平汉、武汉线两侧之战略要地。内乡地处南阳盆地西陲，扼豫陕交通的咽喉。故日寇欲确保平汉线之畅通，必先控制南阳；而控制不住内乡，则南阳大势难保全。这是当时日寇侵入内乡之战略目的。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寇凭借其优势兵力，节节进逼，北平沦陷，开封失守，河南省政府及其所属各单位栖栖惶惶迁徙到偏僻的内乡。省政府驻丹水，民政厅、建设厅驻袁店，财政厅驻袁寨，国民党省党部、省参议会、中央银行河南分行驻赤眉，三青团驻赤眉王营，合管处驻赤眉朱陈，省银行驻赤眉齐营，省训练团驻大峪，教育厅、教育款产处驻赵店房寨；另外许多省立学校如开封高中、开封女师、郑州工业职业学校、许昌中学、南阳中学等二十余单位也迁入内乡，内乡俨然成为河南非沦陷区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外内乡有地方武装力量九个团。其中部分团队曾直接参加过抗日战斗，给日寇以重创，因此内乡也隐隐成为当时豫西之军事中心，从而引起日寇的重视。这是日寇入侵内乡之形势原因。

大敌当前，国土沦丧，省府被迫内迁。按常理，当权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应励精图治，发奋图强，以便团结全民，收复失地；然而自汴京来的达官贵人仍然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歌舞昇平，享乐腐化，令人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感慨。当时，在内乡城大街、赤眉镇街头，大腹便便的官员、浓妆艳服的太太到处可见；酒席、赌场比比皆是；肉类蛋类不断涨价。一九四四年冬，省参议会在赤眉堂庙召开选举省参议员会议。竞选人到处拉拢，“票腿子”昼夜奔波。他们收购本地之麝香、豹皮、山丝绸，到外地购买山珍海味、法国葡萄酒等。凡有选举权者，对于酒席简直穷于应付。烟摊上大搞交易，密室内封官许愿。当时省银行行长李汉珍以贪婪闻，但神通广大，包揽选票，名声狼藉；而河南省的知名人士中央参政员郭仲隗（字燕生），唐河著名学者徐丙昶（字旭生）等三人对这种勾心斗角的局面表示不满，发表一些符合民心的议论，得到舆论的好评。因为他们三人的字后都有一个“生”字，故人称“三生”。那时赤眉街上贴有没头帖子（不署名之大字报）云：

“三生”忧国痛河南，万人争骂参议员；

百万买得李汉珍，留得恶名万古传。

从上述实例中，可看到官场之黑暗，行贿之严重。古语云：“人必先自侮，然后人侮之。”上述现象给日寇以可乘之机。这是促使敌人侵犯内乡的又一客观因素。（陈自立）

内乡沦陷

日寇三路犯境　内乡沦入敌手

从一九四四年农历腊月到一九四五年正月底，日寇西犯内乡的音讯在县城内和农村传播，加上从东而来，北上或西去结队而行的逃难者，扶老携幼，竟日不绝，人心惶惶，无可终日。进入农历二月，国民党部队拖着大炮，汽车上满载着物资，日夜兼程西行。民众各界纷纷谣传：国民党部队退下来向后撤了，今天这里失守，明天那里沦陷，惊慌失措，朝不保夕。县城二月初七“白衣堂”春会期间，日寇飞机频繁骚扰，群民商贾，乱为眨眼。商号运货下乡，大户车辆载物络绎于途，老弱病残和胆小者多早已避难乡下，临战气氛，委实逼人，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二月初十，县城内的几所学校，奉命放假；到十一日县政府已瘫痪（离开县城，名义上政府在夏馆栗坪），公务人员四散，档案文书早已搬迁西山隐藏，县长尹文堂避居黄龙寨。地方民团司令部的大员们未见敌而丧胆，早已惊慌逃走。司令刘顾三下落不明，副司令薛锺村，躲避大块地，参谋长聂国政遁入岔岫，后到黄龙寨。大敌压境，满城凄凉，街如荒道，行人几绝，商店闭门，小贩不见。国民党部队和地方民团，去向不明，县城空空无一兵卒，连警察局的人员也早已逃之夭夭。

农历二月十二日，阴森恐怖之状难书。

农历二月十三(公历三月二十六日)，万恶的东洋鬼子将魔爪伸进了内乡东部的灌涨铺。敌兵犯境，这是内乡历史上第一次为外敌所侮辱。国难家仇，谁人忘却。

农历二月十四日（三月二十七日），敌一一零师团兵分三路，践踏内乡河山。北路自镇平芦医庙，高丘一线往西南而来抵灌涨北边马集，迳直县城东八里的白岗，时省保安第二团接火即溃。鬼子先头部队绕庞营经刘竹园涉过湍河，直逼赵店，取道内西公路西去。中路的一股鬼子，中午前还不敢直捣内乡县城，这是因为恐中埋伏。时在上午十点钟左右，国民党军统外围组织，河南省保安司令部宛西特派组（驻内乡，又谓军统行动组）组长刘寿山（三青团内乡筹备处主任），成员杨瑞徽、李中伍、周梦痴(镇平人)，李××、杨××、王××、贾××等，指挥其成员用黄色炸药（有说，只有军统系统的才能使用）先将湍河桥东头第二孔炸掉，后又炸中间一孔，药包虽响，但桥未毁。桥被炸后，一行逃之城西清凉庙（一说，炸此桥系奉命而为）。下午四时左右，鬼子从东王营渡河占领了县城，自此，内乡县沦入日军铁蹄之下。南路一股鬼子骑兵从镇平的曲屯直逼土孤山，由土孤山向西北而来，至岑子崖、江园涉过湍河，奔大桥、师岗一线，向淅川县突袭而去。

鬼子占领了内乡县城后，在城北茨园驻扎有师团司令部（西峡口镇失于敌手后，随将该部迁去）；在陈家营设了大仓库（军用枪枝弹药和油料，以及其它被服医药用品）；在菜园设有伤残病医院；在城南南岗和大桥的尹庄都有鬼子的指挥机关，在小赵营特设有妓乐歌女处。次后县内其它集镇也相继被日寇占领。（王伯顺）

西峡口防守战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农历二月十四日）日军110师团主力突破河南保安二团防线，由白岗、庞营、刘竹园渡河而西。当时内乡民团二团主力驻防刘竹园一带，携轻重机枪24挺。当白岗保安团阵地打响时，该团连长别士彦说："我不服日本军队有多厉害，他也是个人"。比及日寇渡河而西，民团撤至大谢岗高地，双方展开战斗，别士彦身受重伤。敌人越来越多，民团向西北丘陵地带撤退。后续的日寇由小堰河绕道岗堤到赵店爬上西岗公路与前路会合。该步兵到南西公路（南阳至西坪）后，坦克车随后相继而来。内乡民团司令部派民团第一团二营营长马占彪配备轻机枪数挺，防守于西峡口东南六十里之符家沟。马带领数十人驻防黄栋树岗公路旁的更庵中。日本坦克车数辆于三月二十八日夜，突然前来堵塞屋门，除少数士兵拨开草房后檐越墙逃走外，被俘排长以下士兵三十五人，枪杀二十七人，八人在逃跑时受伤。时营长马占彪尚在吸大烟，扔掉烟枪，拿上手枪携众仓惶北去。西峡口的前哨被拔，当夜战车和骑兵抵西峡城外。22时，敌139联队第一大队夜袭南城东门，被我军英勇击退。二十九日（农历二月十六）拂晓，日军139联队第三大队集中火力攻北城北门，扼守北门的我军第69团第三营奋力挫败敌人进攻。日军139联队第一大队和今津挺进队佯攻南城东南角，企图用人梯和绳梯登上城墙，也被我军击退。十时日军向南北二城发起总攻。日寇用大炮打毁了东门，步兵沿破口冲上城墙，扼守北门的民团官兵虽奋力抵

抗，终因武器太差，向西退却，日寇遂大批窜入城内。时正规军69团三营刘营长，命令反击，也未奏效。少顷，南寨东门也被日寇用炮击毁，敌步兵用梯子渡过护城河冲入城内。民团官兵渡灌河突围。进城日军一部追击民团，大部追击正规军。该营官兵节节抵抗，许多人壮烈牺牲，未死者大都陷入敌手。待至中美空军飞机四架十一时飞到西峡时候，侦知西峡口沦入敌手，大加轰炸，烈火浓烟弥漫上空，竟日不息。虽对日寇以严厉的惩罚，也对西峡口南北两城造成巨大的损失。敌110师团本部随驻防西峡口。

西峡口一战，我伤亡惨重，原因是守军太少，众寡不敌。西安空军本可早时前来支援，但是迟迟不到，这两寨失守，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日寇分兵骚扰

在日寇主力西进西峡口的翌日，其163联队的一部约四百人，携机枪数挺、电台一部，于黄昏抵赤眉。民团团长裴子新，率千余人，撤至赤眉北边丘陵地区，分兵前、中、后三列。当前列探知敌人进入赤眉时，向后撤退，遁入东北川。日寇侵入赤眉，即到老高堰河边，鸣枪三响，至鱼贯口停住。鱼贯口临近山，赤眉附近居民多逃难至此。日寇一到，极尽奸淫抢劫之能事，将贵重轻便物品搜掠一空。第三日下午，由鱼贯口进入夏馆而西。当日寇住鱼贯口时，裴子新电请民团司令部，转报西安。日寇去后，轻型轰炸机一架到赤眉滥炸，炸死民军黄兴一人，毁房数间。当日寇过夫子岭时，裴子新率三个营的兵力，居高临下，人头历历可

数，但未敢遽放一枪，放敌人进入夏馆。各山头民团相继回避，日寇如入无人之境，不一日到小水。时刘茂恩正规军一团，见日寇前来，竟不发一枪，向西边高地逃避。日寇用机枪扫射，小水西边死尸累累。日寇向豆腐岭的西岭进犯。时河南保安团在这通往朱阳关的要道上，筑有工事，打退敌人几次冲锋，击毙、击伤数十人。敌人乃于四月一日窜抵西峡，与主力会合。

日军分攻西峡口南北两个高地

当日寇围攻西峡口城的时候，另分两支窜犯西峡口城西南之马头山和西北之杨岗吕家营两个高地。敌139联队第二大队渡过灌河，二十时开始攻击马头山，国民党85军23师迎头痛击，击毙敌第7中队长太田以下多人。当夜和三十日白天，展开马头山争夺战，于下午十九时，马头山阵地失守，敌人继续向霸王寨进犯。二十九日夜，日军第三战车师团一部，向85军暂编55师第二团扼守之杨岗前沿阵地进犯，我军奋力抵抗，敌未得逞。三十日拂晓，敌增援后，再度攻击，我守军苦战终日，二十四时杨岗阵地被敌突破。三十一日晨，日军139联队主力和机动部队步兵第3联队猛扑我暂编55师主力扼守之吕家营阵地，数次冲锋，均被击退。敌我成胶着状态。四月一日拂晓，日军再向吕家营阵地发动攻势，我军奋勇激战。十四时，我暂编55师奉命向奎门关转移，敌139联队第一、三大队分两路沿丁河河北侧向山荆岭大贵寺追击。日寇第二大队攻占霸王寨后，改向西北的简村进犯，企图截断我军退路。四月二日，日军在山荆岭和奎门关附近与我暂编55师和新43师128团展开激烈的

攻守战，日寇多次冲锋均被打退。战至三日午夜，我军奉命向重阳——八庙一带撤退，诱敌至重阳店以北地区，进行决战。敌139联队分两路沿丁河——丰川公路——钵卷山山道向重阳店进犯。

重阳店反击战

西峡口以西，至西坪北边的花阳关，是东西百里的大峡谷，南北均有崇山峻岭，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一九四三年以来，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司令部令其78军和新43师于重阳店至八庙以钢骨水泥构筑国防工事，并配备野战重炮协同防守，准备在此与敌决战。五日，敌137联队主力配合坦克车多辆，由重阳店沿南坪公路向马鞍桥进攻，我守军第78军主力在野战重炮掩护下猛烈还击，并用美制轻装火箭炮击毁敌坦克车两辆。火箭炮出笼，坦克车失灵，日本赖以横行中国的宝贝，在战场上消声敛迹，只能吓唬中国平民。这次攻坚战数次冲锋，敌只落得遗尸累累。敌另一支部队企图从重阳店北之桐树营突破国军防线，也被我守军击退。当日下午，国民党八十五军两个师分别由马鞍桥南北向重阳店反攻，激战至次日晨，打死敌三百余人。同时，原驻栾川庙子的我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奉命从北攻击西峡口至丁河公路北侧高地，使敌110师团处于北面被包围的状态。

重阳店攻坚惨败，敌110师团长木村命令停止向西坪进攻计划。在重阳店以东，西峡口以西形成拉锯战。十七、十八两日在争夺霸王寨战役中，死亡了大尉中队长村田在内的大批敌人，虽占领了霸王寨，得不偿失。二十七日敌人以其增援之野战重炮作掩护，偷袭我山荆岭，战役中死亡惨重，

其大队长也受重伤。敌人哀叹前日撤离山荆岈，给139联队造成千古憾事。

当时西峡口战场形势，其步兵139联队落入我军包围圈中，110师团本部在西峡口城内，也处于危险之中，乃调其浙川作战的第163联队从速来援。敌12军本部鉴于形势危急，也迅速从南阳、邓县、老河口抽调三个大队，前来支援110师团，师团长木村将援军分配给139联队和163联队，以缓解覆灭之危机。

日寇南北迂回均遭惨败

敌师团长木村得到援军，就大胆妄为，准备南北迂回，妄图在重阳店至八庙之间包围消灭我军，然后向西坪镇南北进犯。敌12军本部为支持这一计划，又给110师团增调了五个大队。

二十九、三十日南路左突击队分两路攻丰字山和鹰爪山（位于蒲塘东南与浙川交界处）。进攻丰字山之敌，经国民党85军23师猛烈反击，美蒋空军也飞临上空，反复扫射轰炸，使敌163联队第二大队尸横沟坡。三十日，敌第二大队长滨板凶狠驱赶士兵竟日攻丰字山，我军发起十数次冲锋，大量杀伤敌人，牢固严守阵地。敌人承认两日作战“战死20、负伤54”，连负伤者也无法救出，于五月一日仓惶撤退。

进攻鹰爪山之敌163联队主力也遭到重大伤亡，进退不得，第1大队第2中队也陷入我守军反包围之中，其大队长稻垣于四月三十至五月一日督率所属各中队轮番攻击，我守军英勇反击，寸步不让，不但基本歼灭了敌2中队，其大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